

# 佛 门 精 灵

名  
劍

◎ 魔幻俠義



名剑小说

魔幻

侠义系列

之一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# 佛 门 精 灵

②

自古解门色狼  
和尚娶妻亦平常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魔幻侠义之二

佛门精灵

名剑著

---

责任编辑 李 声

封面设计 张 勤

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邢台市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14 千字：2460

版 次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10000 套

---

ISBN 7—228—03690—5/I·1425 卷二定价：45.90 元

(全套四卷共 13 册，定价：198.90 元)

## 其人其书

武侠小说陷入低谷之说，看来已成为天大的笑话。名剑、黄易两位武林全新大师异峰突起，以其奇招怪式将江湖搅得轰轰烈烈、令广大读者群情激奋，一股新的武侠小说浪潮正汹涌澎湃势不可挡。黄易小说构思宏大缜密，情节妙想天开，而名剑小说则以气势磅礴魔幻离奇著称。在他的笔下，侠不仅行侠仗义而且更显人的本能、技也不单靠卖身挣钱，而爱江山社稷，和尚也食人间烟火。因此他的小说一出台，立受读者追捧，热爱此道的读者倍感快乐，又有两位大师的作品来点缀我们多彩的人生。

# 南 劍 北 刀



亭内众人俱皆一惊，齐朝亭门望去，正见一名体格高大，年约七十左右的老道缓步走入亭中，生得龟形鹤背，大耳圆目，胡髯如戟，奇伟非常。

若虚真人和所有武当弟子全都肃立恭迎，“中州大侠”陆挥戈也立刻迎上前去，抚掌笑道：“贵客！稀客！正不知往哪里去请你这邈邈老儿，想不到你却自己跑来了，真个是神龙见首不见尾。”

即连少林阵中一些辈份较高，较有名望的老头子也都含笑相迎，连呼“邈邈老儿”不绝，亭内顿时充满了一股和平之气。

此人正是武当前任掌门、若虚真人的师兄、“快剑”关晓月的师父、举世誉为奇人的张邈邈。

“慧眼”王元叔也赶紧猫上两步，谄笑道：“三丰道兄既来，徐二侠决计有救了。”

张邈邈瞅了他一下，双眼一翻。“你是谁呀？”

王元叔忙躬腰不迭，“在下‘慧眼’……”

张邈邈皱眉道：“灰眼？这病好医，多吃些黄连就好啦。”

当下便有不少粗通药理的人喷笑出声，原来黄连可治

痔疮，这可把“慧眼”当成屁眼来医了。

王元叔气得浑身乱抖，却又不敢发作，快快退到一边，眼睛果真有点发起红来。

张邈邈又一把抓住陆挥戈，嚷道：“咦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”

陆挥戈笑道：“三丰道兄好生健忘，这里正是‘聚义庄’。”

张邈邈又一瞪眼，“‘聚义庄’又怎地？”

陆挥戈笑道：“‘聚义庄’可不正是老汉的家？”

张邈邈哼道：“当我好骗？‘聚义庄’是‘中州大侠’陆挥戈的宅子，你是什么东西？”

陆挥戈失笑道：“老汉正是陆挥戈。”

张邈邈上下看了他几眼，“哦哦”连声，歉然道：“唉，老糊涂了，连人都不认识了。”却又问：“你跑来这里干嘛？”

铁蛋见这老儿颠三倒四，不禁暗里发噱，又忖：“大家都唤他做‘三丰道兄’，莫非他就是武当开山始祖张三丰？但寺中长老都说武当立派在两百多年以前，这个老儿怎会如此长命，一直活到现在？”

他却不知，武当祖师张三丰是北宋末年时人，传说他本乃丹士，并不会武，宋徽宗闻其名，召之入京，路遇盗



贼作乱，道梗不前，露宿荒郊野外，忽得神人于梦中授他拳法，乃至天明，孤身前行，赤手空拳杀贼百余人，遂以绝技名于世。后遍历大江南北，见三峰奇秀，又自号三峰。一日遥见龟山、蛇山相斗之形，心有所悟，结庐于武当，日夕参研武学之道，终于开创出震古铄今的内家一脉武术。

至于这张邈邈，本名全一，又名君宝，号做三丰，本也是个只会炼丹医病的道士，三十多岁才拜到武当门下，镇日痴痴癫癫，人又邈邈无比，师兄弟都笑他是个白痴，不料他五年之内尽得太术拳剑精髓，乃仗剑行侠江湖，左手伤人，右手医人，武当武术之名从此益显于世。后来接任掌门，又率领弟子修葺道观，终令武当一派与少林并驾齐驱，因此武当全派上下都对他尊敬异常。但他天性疏懒，做了几年掌门就大叫受不了，执意传位师弟若虚真人，自己又到处乱跑去了，数年也难得回武当一趟，这次却不知从哪里听到风声，居然巴巴赶来助阵。

但闻高斌急声道：“大师伯，二师兄中了‘七毒门’的‘七毒金蛊’，请您老人家看看他还有救没有？”

张三丰嗯了一声，走到徐苍岩尸体面前，俯首望了一眼，拍手大叫：“好哇！”满脸都是兴奋之色。

何不争喜道：“二师弟有救了！”

张三丰摇摇头，“没救了。”

高斌不禁泫然欲涕，“二师兄死得好惨……”

张三丰一翻眼皮，怪道：“人生下来本就是为了要死，你却哭个什么劲儿？”拖张椅子在尸体旁边坐下，一下子把把脉息，一会儿又摸摸胸脯，喃喃道：“死得好！这辈子还没见过这种死法，真是死得妙极了！”

大伙儿不由呆立一旁，啼笑两不是。

张三丰忽一抬首，瞥着罗全、罗奎兄弟，眼睛又鸭蛋似的瞪起来。“哈！那又是什么？”急吼吼拨开人丛，跑到兄弟俩跟前，上下尽瞅。

罗氏兄弟却也不惧，一个笑道：“老公公，你好哇？”

一个皱眉道：“有什么好看？”

直乐得张三丰手舞足蹈。“来，我摸摸！我摸摸！”

罗全、罗奎不禁有点犹豫，唐赛儿一旁笑道：“就让这老公公摸摸也无妨，我看他今天如果摸不着你们两个，必定十天睡不好觉。”

张三丰颇为感激的望了她一眼，“你这姑娘倒好心，我最喜欢好心的姑娘，可惜世间好心的姑娘并不多……”

唐赛儿一吐舌头，“姑娘都怕你老公公去摸她们的心，所以心都不敢好啦！”

张三丰哈哈大笑，直震得梁柱吱嘎作响。

“一阳子”吴性谈忙道：“三丰道兄，这丫头来路不正，

自称是‘七毒门’中人……”

张三丰皱了皱眉，“你说什么？你说你是‘七毒门’中人？该死该死，坏透了！”

唐赛儿拍手笑道：“他若死了，你老人家可又乐了。”

张三丰笑道：“怎地？”

唐赛儿道：“因为他的死法，你也一定不曾看见过。”

张三丰道：“却是怎么个死法？”

唐赛儿道：“他呀，浑身都是死透了，那根舌头却还会动呢。”

张三丰哼道：“这有什么稀奇？百舌之虫，死而不僵，这种死人我可看多了，满街都是。”

这对老小一搭一唱，只气得吴性谈脸色泛黑，重重哼了一声，却又怕犯着了老头儿的疯劲，连忙掉头走出凉亭。

张三丰把罗氏兄弟上下摸了一回，摇摇头又点点头，道：“你们两个愿不愿意分开？”

罗氏兄弟不由一愣，齐道：“老公公有办法把我们分开？”

张三丰沉吟道：“办法当然有，不过，可不一定能成功。如果不成，你们两个可就……”边说边做了个鬼脸，惹得小兄弟俩咯咯直笑。

张三丰面色一整，又道：“但若就这样拖下去，恐怕也

拖不过十年，所以最好还是冒点险，趁早把你俩分开。”

罗全、罗奎不由怦然心动，嘴上却不好说，生怕伤了兄弟的感情，偏偏兄弟俩心意相通，又都立刻明白了对方的心思，真是尴尬得很。

罗全细声细气的道：“总要先禀明师父才行……”

张三丰道：“你们师父是谁？”

罗奎道：“我师父叫韩……”

“病猫”林三一旁忙岔断话头：“老前辈肯替他俩费神，自是最好不过，改天征得师父同意，在下再带他俩去找您老人家。”

张三丰听他如此说，当然不便再问，却又朝他脸上望了一眼。“天天服用‘九转续命丹’，不过暂抑病情，牵延时日而已，还得另想办法才是。”

林三心头一震，暗叫：“好厉害的老家伙！”

原来林三身患怪病已有数年之久，虽经名医调治，却始终无法痊愈，不料这张三丰非但一眼就看出自己的病情，甚至还看出他吃了些什么药，简直神乎其神，当下淡淡一笑。“既然天意如此，就随他去吧。”

张三丰冷哼一声，“我命在我，不在于天，你这后生未免……”忽一眼瞥着徐苍岩尸身，唬了一跳，嚷嚷：“吓！怎么有个死人躺在那里？”

众道士齐道：“大师伯又忘了？那是二师兄？”

张三丰哦了几声，正想移步回阵，却又望见那个胡姓单帮商人，立刻一皱眉道：“胡莹，放着京里好好的‘户科都给事中’不做，又跑到外面来干啥？”

少林群豪齐叫一惊，暗自揣测这朝中大员在旁观战的用意。年纪较大的，想到“银甲神”周坤周才所作的叛逆之言，不禁浑身直冒冷汗，唯恐少林俗家三十六门从此永无宁日；大多数人却记起方才白莲教“真空”、“无生”二使者的话——“咱们正是为了你来的，回去告诉你家掌柜，若当咱们是散兵游勇，可大错特错了。”

“你家掌柜”指的自然是当今皇上，这话颇有恐吓之意，直不把朝廷放在眼里，一些年轻弟子不由暗暗佩服白莲教的胆量。

那胡莹仿佛很是尊敬张三丰，忙起身见礼，谄笑道：“皇上久闻真人丹术神奇，特派下官请真人入京。下官为了寻访真人踪迹，已跋涉了数千里路……”

帅芙蓉暗暗冷笑。“倒真会编藉口，真正目的只怕是拉拢武当，对付少林，抓回建文太子。”

只见张三丰一个劲儿的摇手。“休再提起！休再提起！”恶狠狠的朝师弟若虚真人皱了皱眉，一屁股坐回徐苍岩尸体前面，瞪眼看了一回，厉声道：“是谁翻动过这具尸首：

众道士又答：“正是您老人家自己。”

张三丰哦了几声，失笑道：“怪不得，看着就是行家手法。”双眼呆呆盯住尸体，魂儿不晓得跑到那里去了。

陆挥戈见局面已经稳定下来，可不愿再开事端，忙道：“今日大会本只是为了武当与少林俗家以武会友而已，其他种种枝节，希望大家暂时搁下，会后再自行解决……”

唐赛儿浅浅一笑，收起手中两只竹筒。“只要你们不找麻烦，咱们就不乱生枝节。”把帅芙蓉等人全召到一处角落，果然一副等着看戏的样子。

陆挥戈轻咳一声，道：“目前已比试过四场，双方各胜两场，全看这最后一战决胜负，请双方派人出阵。”

少林群豪嘀咕未已，就见“快剑”关晓月蹒跚的走入场中。

“阎王倒”候大树不由喃喃道：“这还比个屁呀？有人能走过他三招就不错了……”心下犹豫，只生不出个主意。

陆挥戈却一心想把这次大会趁早结束，叠声催请，少林群豪这会儿可都成了大姑娘，你推我，我拱你，只没半个愿意出阵，自己战败事小，影响整次大会的胜负则责任重大，谁也担不起这个担子。

忽听一个冷厉异常，地狱幽灵也似的声音道：“侯老爷子，就让贫僧下场如何？”

众人转目一望，都呆住了，只见这个面容死板如墓碑，眼中闪着青磷磷的芒焰，悄无声息的由人丛背后走出，宛若莽林里猝然闪出了一头大豹，正是“北刀”方戒。

少林群豪一愣之后，立刻拚死命扯开喉咙大声欢呼起来，武当群道却都不禁变了脸色；还未散去的江湖耆宿更尽量撑直双眼，生怕稍微眨动一下就漏掉了最精采的一霎；铁蛋则亦忧亦喜，不过不管怎么说，屁股挨棒总比脖颈挨刀好得多。

但见关晓月微微一笑，“一直都是你？”

“杀生和尚”方戒似乎连嘴皮都没动，直接打入喉管发出硬梆梆的两个字：“不错。”

关晓月拱了拱手：“多谢。”

方戒也一拱手，“不谢。”

“南剑”、“北刀”各已成名十数年，却从未见过面，更甭提交锋，大伙儿只当他俩一碰上，立刻就有好戏可看，不料二人竟冒出这么几句风马牛不相干的话，直叫众人摸不着头脑。

方戒又道：“这种比武大会，无聊。”

关晓月点点头：“不错。”

方戒一指铁蛋。“那个人交给我，我走。”

关晓月摇摇头。“不行。”

方戒面色愈冷，“查明真相之后，本寺自有寺规惩罚他。”

关晓月依旧摇头，“查明真相之后，本派自有规矩惩罚凶手。”

语尾方落，大伙儿即刻感到一股比刀锋还要凛冽的气息，犹如波浪一般从方戒身上奔涌而出，几将亭内每一个人都卷了进去。

方戒目光如电，仿佛有点生气，重重的道：“你累了。”

关晓月一挑眉尖。“还好。”微眯着的细长双目突地一张，大伙儿又觉一股比剑尖还要刺人的寒意扑上身来，不由齐打了好几个冷战。

却听张三丰喃喃道：“既然他不肯交人，那就只好手下分个胜负，也别管他累不累。‘太行七十一把斧’虽非省油灯，可难不倒我这个徒弟，何况你前晚还在暗中帮忙干掉了其中的二十二个，今日交手，你们半斤八两，谁也没谁的便宜。”

短短一番话，却听得大家惊心动魄。

原来“快剑”关晓月前天夜里单枪匹马闯入太行山寨，搏杀了江湖著名巨盗“太行七十七一把斧”之一的四十九人，“北刀”方戒则一直在暗中相助，帮着解决了其余的二十二个，然后两人又一日之间连赶八百里路，前来参加这



次大会。

众人虽未亲眼目睹，脑中却仿佛都浮起了那夜情形：荒山之颠，黑暗之中，刀腾剑掠，金铁鸣响，有若雷神乘夜突袭，人体在声光里迸裂，血液在星芒下激溅，大伙儿心绪奔驰，思潮澎湃，都想得呆了。

“中州大侠”陆挥戈更是惊付：“‘太行七十一把斧’横行河湖，近数年来无人敢撻其锋，不料竟被这两人一夜之间杀得精光，我简直连他们的一根小指头儿都比不上，居然枉称了十几年‘大侠’，尚要搞七捻八，作张作致，为什么捞什子的比武大会？”一刹那间，雄心顿失，苍老了几十岁。

但见方戒左足微微往外一跨，刀锋般的凛冽气息立刻浓重如雾，双手仍互拢在僧袍袖里，腰间戒刀却似已在鞘中吟啸。

关晓月的细长双目又眯成了一条缝儿，森冷剑意倏然消失，众人却觉窗外忽地飘入了一朵云，将关晓月整个身子都包裹了起来。

坟场般的死寂降落在凉亭之内，大伙儿心里明白，只要一个动作，只要一声轻响，这场并世双雄的决斗就可能结束，因此谁都不敢眨眼，谁都不敢呼吸，甚至谁都不敢心跳。